



何杰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、中国语言学会会员。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、任教。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。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。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。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。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。

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。出版语言学专著《现代汉语量词研究(增编版)》等三部,出版教材、词典多部。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。

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。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。出版散文集《蓝眼睛黑眼睛——我和我的洋弟子们》。

入选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《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》《中国专家人名词典》等。

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。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。

巴基斯坦博士生满莫石

何杰

一天下班,没上楼。邻居大娘急三火四地告诉我,一个外国人急三火四地找我:“那人黑糊糊的,像印度人。眼睛这么大。”大娘两手比了两个圈,举到眼睛上,“眼睫毛这么长”。

大娘两个手指一比画,足有一寸!不用问,是满莫石。

我急三火四赶到外宾楼游园,上楼,敲门。门立刻开了,门缝里挤出一个大汉,是满莫石,一脑门儿汗。他没像往常请我进门,而是又立刻把门在身后关上。然后就用两个大拇指,你顶我,我顶你地比画,他好像不敢出声。我点头,表示明白了。我知道满莫石的两个女人,近来总蹭蹭地蹭出什么火呀,冒什么星的。我比画问,是你的两个女人开战了吗?满莫石点头,又摇头,又加了一个手指,搅搅和和。

天呀,又多一个女人?

—

满莫石是“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”学生,在美

国堪萨斯大学读博士。现在,来南大经济系作论文,他还选了我的语言课。

满莫石号称他有三个女人。先说他的第二个女人,那是他非常漂亮的妻子——满茉莉。茉莉花透着淡淡的馨香。满茉莉不像茉莉花,更像红玫瑰,火辣,热情。满莫石开玩笑说,是去美国烤箱烤红的——她曾去美国陪读。在巴基斯坦,满茉莉是幼儿园老师,现来又来华陪读。不会汉语,也不会英语,只会想家。

但她能叫我明白,她说,男人忙,她无聊。她特别想她的“孩子园”。我理解。

满莫石媳妇来了,满莫石的第一个女人也来了。老人安详也有长辈的矜持。儿子想叫高堂老母也来跟他享享福,也叫无聊的媳妇不无聊。

满莫石请我教他妻子汉语。我发现他们的饭常常只是煮土豆。满莫石告诉我,他妈妈光住宿费一天6美元,那还是人家照顾他。而他是公派交换生,奖学金当时只有500元人民币,这里又无工可打。我坚决谢绝收他的课时费,但不断给他带去羊肉小树(茴香)包子——满莫石起的名。

满莫石的母亲腿有病,疼得不能上楼。我帮他们去了卫生院。一个叫王桂英的老医生,亲自来给他的母亲扎了一个月的针灸。还不断给他提溜个西瓜。老人不能打弯的腿不但不疼了,而且竟能上楼啦。满莫石说,中国神啦!他捧着100美元给王大夫,王大夫也坚决谢绝接受。

满莫石的长睫毛眨呀、眨呀……他全身扑地地叩问。我奇怪。原来,满莫石是穆斯林(伊斯兰教徒通称)。巴基斯坦是世界极少以伊斯兰命名的国家。满莫石告诉我,他们国家97%的人是穆斯林,他们全家都信奉伊斯兰教。

我问满莫石,真主回答你什么?

满莫石说:“是穆罕默德。是他向我传达真主的旨意。”他说,穆罕默德告诉他,真主把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恩赐给他做朋友。中国人真好!他有生第一次遇到,他感谢真主。

我说:“是,因为满莫石也是非常好的人。”

满莫石是我见到的少有的品德非常高尚的学生。你和他在一起,他总在照顾你。我还告诉他,中国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,他同意。经济系安排的帮助他写论文的研究生小黄,也是一个非常热诚的人,小黄就是满莫石说的“第三个女人”。

小黄青春朝气,是个非常单纯可爱的女孩。天津没家,她经常帮满茉莉上街买菜、做饭。老少三个女人在一起热热闹闹,快快乐乐。语言不大通,竟什么事都能弄明白。肢体语言真神啦!满莫石常常牛气十足地夸耀他的三个女人。他还会说汉语俗语:

“三个女人一台戏。我家的戏,好看!”

可后来,我见满莫石,问起他的三个女人,他牛气不起来了。满莫石的长睫毛眨呀、眨呀,鼻子都要掉地上了。他沮丧地说:

“三个女人的那台戏——演砸啦。”

他还把五指捏拢起来又放开地在身后来回摆动:

“屁股后起火了。”

而那“火”和他的第三个女人——小黄有关系。

二

我遇到小黄的机会不多。我去谊园都是应满莫石邀请,给他妻子上课的。

教满茉莉学汉语不容易。我进门,她要戴上头巾,和我拥抱三次。和我寒暄至少10分钟。坐下,又立刻给我倒咖啡,并且一定叫我尝她做的牛奶拌饭。斋月时,她不吃,也一定给我做。我不好意思,满莫石说,这是巴基斯坦的风俗礼节。年长者去谁家做客,都要认真招待,巴基斯坦非常敬老。

巴基斯坦人是我见到的外国人中最热情,也是最讲求礼节的人。常去,我不叫他们麻烦,特别是茉莉要戴上头巾,正三伏天。我说:“太热,别戴了。我不是外人。”

满茉莉的脖子上都是痱子,我给她带去了痱子粉。但满莫石的妈妈在时,我不阻拦她戴头巾。我猜想,老人礼多。我们的小黄似乎不注意这些。她完全没这个弦。

满莫石说,那天,小黄来送资料了。在巴基斯坦,男人见女人是不应主动握手的。同性相见,才要握手,还要热情拥抱。满茉莉出面迎接,两个女孩相见,蹦呀,跳呀地搂在一块儿。小黄一边拥抱人家,一边拍人家的背。坏啦!这在巴基斯坦,是警察拘捕犯人的动作,巴基斯坦人特别忌讳,婆婆生气啦。

两个女孩却没觉得。熟啦,见面又说又笑,满茉莉忙着戴头巾,小黄仍是好意,叫她别戴了,满茉莉听了,没戴。更坏啦!满茉莉的婆婆在屋。长辈在,来客人,哪能不戴头巾呢?婆婆哼哼媳妇:

“人家外国人不懂,你也不懂吗?哼——”

这都是满莫石告诉我的。还有一段呢,那件事我倒知道。

满茉莉过生日,我本想送一条刺绣手帕。可小黄说,她要送条手帕。那我送什么呢?老妈生前喜欢茉莉花,现在我仍总养几盆放在阳台。满茉莉过生日那天,我给她端去了一盆。哈!没想到,她就是因为喜欢茉莉花,而起了中国名,叫满茉莉。而且更巧的是,巴基斯坦的国花就是茉莉花。我真运气,可小黄惨了。巴基斯坦人认为手帕是用来擦眼泪的,赠送手帕会带来悲伤的事,特别是家有老人,那是咒老人的。天啊,我倒吸口凉气,多亏我这当老师的没送手帕。

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媳妇,能理解中国人不知道他们国家有这样的文化习俗,不知不怪。婆婆可能要怪罪儿媳妇了:

“过个生日,还用得着叫人家中国人知道吗?”

这不,为生日的事,两个女人就要蹭出火花

了。没想到小黄又点了一次火。送资料吧，又拍人家后背，又叫人家摘头巾的。

结果，身兼二职(儿子和丈夫)的满莫石劝谁，谁都对他横眉冷对，成了夹在风箱里的耗子——两边受气。

三

给“夹得”满脸倦容的满莫石站在门外。他这样那样地连说带比画。我明白了，他找我是请我平息战火的。唉，真犯愁，我最不愿管家务事了。我这是当老师吗？可学生求你啦。

进屋，三个女人，变成了俩。小黄早吓跑了。两张绷着的脸一块向我挤着笑，但儿媳妇还不忘给我泡咖啡。跟她去盥洗室，瞥见婆婆的帔纱还泡在浴池里。呀！着实够严重的！巴基斯坦有句俗话，要看婆媳关系好不好，就看婆婆的帔纱洗没洗。

满茉莉告诉过我，婆婆的帔纱9米。哈，3丈啊！她每天都要给婆婆涮一遍。那是大夏天。

那天，满莫石把我塞进屋，自己就逃之夭夭了。我也不知说什么好。向人家道歉吧，我们不懂巴基斯坦的风俗习惯。儿媳给婆婆一通嘟噜(巴基斯坦国的乌尔都语)。真没白教满茉莉，她竟能听懂我的汉语了。婆婆听完，起身，冲过来，呀！怎么啦？我的心一下没了支点。婆婆展开双臂，原来是拥抱我，我又差点休克(拥抱得我喘不过气来)。婆婆还表示也要拥抱小黄。小黄多亏逃跑了。我憋了会气，婆婆拥抱完我，又冲到窗台，端来那盆茉莉花。

哈，有门儿。见到那花，我来了词。真的，想起我的老妈妈，我有说不完的话。妈妈故去后很长时间，我下班仍买香蕉(妈妈爱吃香蕉)，可到了家，才想起妈妈已经不在。至今我一见到茉莉花，心里真的总是空落落的。出门时，再也没有人在我背后嘱咐着我喊：

“看车——想着喝水——别总弄你那纸片子——”

世界上，只有生命是无价的，只有亲情是无价的。有亲人多好！

那天，我说起了我的亲人，我的妈妈，我永远珍惜的记忆和感觉……

我没再坐多久就出来了，因为后来，婆媳俩都阴转晴，小屋里又是阳光明媚。两个女人又忙呼起

来，还要一块给我做吃的。他们拮据，而且是手抓酸奶拌土豆泥！我赶快逃跑了。

四

上课，走廊里满莫石追上我，喜眉笑眼的地小声问我：

“老师那天用了什么《古兰经》？那么神奇！她们没事了。‘三个女人一台戏’又都是欢快的戏啦！喜剧！喜剧！”

满莫石的两个大拇指，先是你推我，我推你地折腾了一阵，然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(他不愿叫别人知道他女人的事)。要上课，我学着他们学生腔调说了句客气话，又打了句哈哈：

“哪里，哪里。我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。”

又惹事啦！后来我才知道为这“和尚”，满莫石一节课都没上好。一下课，他扑到讲桌前，担心地问：

“老师，家里不幸福吗？”

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：

“怎么问这个？”

“老师做和尚？不要家了？去念经？”

我哈哈笑了。你说，汉语真的奇妙。一句俗语包含多少文化内涵？哲学、佛学、心理学……我又讲起了我钟情的汉语言学。

满莫石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想学经济了，我选汉学吧。汉语言文化太丰富了。”

我非常自豪。和满博士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课题，但总要分别啊。

满博士一家要走了。临走，学生问了我一个我完全意想不到的问题，那是因为课上学过一个“什么什么照镜子——里外不够人”的歌后语。

“老师，我要离开您了。我想让我的两个女人永远和睦。我怎么才能永远不当‘里外不够人’的……哦，就说‘什么什么人’吧？这可是大学问呀。”

我和满莫石都笑了。你说，我这当老师的，教的也太宽点了吧？人家清官都管不了家务事，叫我这当老师的管！我开玩笑：

“满莫石，干嘛不当？人家多么真实。人家敢于大胆地追求爱情。谁能能背上个俊俏的媳妇，那多帅！当然要真媳妇。我们的满博士背上茉莉花一样的满茉莉，多惬意！”

满莫石听懂了，哈哈大笑，笑得捂着肚子。

“老师,我说的是不当‘照镜子’的‘什么什么人’。我明白中国的这个歇后语。”

那天,这段充满文化色彩又避开忌讳的话,着实叫满莫石风光了一阵。班上的学友们喊起来:

“向满大爷学习!向满大爷致敬!满大爷永垂不朽!”(报刊新闻上的句子)

没办法,班上都喊满莫石为“满大爷”。真的,满莫石真像课文里的满大爷一样热心,他几乎帮助过每个同学。还有学生说:

“老师,我已经决定延长一年了,我一定学会说‘满大爷’那样的汉语。牛!酷!帅!”

汉语丰富、神妙。我真高兴,说这,说那,可满莫石仍不忘他的问题。他又问:“老师您一定教给我,怎么才能不当‘里外不够人’的人呢?”

没办法,想来想去,我说,讲一次特殊的语法吧:

“满莫石,你在夹板中。对媳妇,你都要使用赞美色彩的形容词,如:媳妇多么漂亮呀!媳妇多么勤快呀!而且说明那是婆婆说的,对你老妈,都要使用关切的动词。如:老妈,歇歇吧!老妈,多吃点儿!老妈喝点儿呀!而且强调是你媳妇说的。‘和’是你的言语目的、言语效果。你是博士,你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。”

我不知道我瞎说的对不对。他一家子艰艰难难的,我只是真心地希望他全家和睦、幸福。满莫石说:

“中国‘和为贵’的哲学思想真神妙!”

满莫石一家回美国了。不久,他来信了。信中,满莫石告诉我,他又多了一个职称,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现在他又有三个女人了。他三个职称都是称职的。一家四口人都在高高兴兴地忙。三个女人一台戏——唱得热火朝天。他还托人给我和王大夫,每人捎来一块很大的巴基斯坦提花桌布。那花的图案是巴基斯坦的国花——茉莉花。

十几年过去了,现在我写这篇文章,仍清清楚楚记得,他带着妻子向我告别时的情景。满茉莉掉着眼泪说:

“不知能不能再见到老师?”

她又拥抱了我三次,完了又加了三次,说那是她已回国的婆婆叫她带给我的。

学生要走了,我心里一揪一揪的。每次和学生分别,我都说不出话来。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,只清楚地记得满莫石的长睫毛眨呀,眨呀……他又全身扑地去拜谒真主,然后拿出一张纸,用阿拉伯文在那上面使劲地写呀写。然后捧给我说:

“我求的护身符,保佑老师一生平安!保佑老师一家平安!”

现在这张小纸已经褪色发黄了。到如今,我一轮一轮增大面积地搬过几次家了。许多书和书信都无可奈何地割爱了,但这小纸仍在,我想念我的学生时,我拿出来看看。我看不懂那上面曲溜拐弯的文字。但我知道那里写满了一个巴基斯坦学生的真诚。

